

# 三花与王姐

□ 明前茶(南京,媒体人)

去乡下郊游,顺便看望女儿小时候的保姆王姐,五年前,她结束了城里的操劳,返回老宅生活。

她的儿女都远在上海与南京落户,陪伴这位空巢老人的“孩子”,是一只大鹅。这只鹅,尾羽雪白,背羽与翅尖有三块黑色羽毛,故称“三花”,它颇通人性,王姐种菜,它跟到菜地;王姐烧灶,它跟到灶屋。某次,王姐正在河边淘洗床单,一阵急流忽然涌来,王姐踉踉跄跄往前冲,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她手上被拖拽的力道猛地一松,原来是“三花”及时跳进了水中,叼住床单

的一角往岸边拖,王姐终于刹住了脚,没有一脚滑入水中。

从此,“三花”获得了家人的待遇。

“三花”的护主意识很强,王姐哭笑不得地提起,有一回,她与亲家相遇,非要留亲家来家打火锅,亲家客气推托,两人拉拉扯扯,仿佛要动手打架。“三花”昂着它小小的脑袋,思量片刻,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叼住了亲家的裤腿,把亲家拉了一个趔趄。王姐把手机上的图片放大,将亲家小腿上的乌青亮给“三花”看,数落它的鲁莽,像班主任一样批评了它好半天。

说来也奇,至此之后,“三花”便认得王姐的亲家了,见亲家远远而来,它并不拦阻,而是有节奏地仰头高歌:“嘎嘎,嘎嘎嘎……”仿佛在说,“你有客来,你的贵客,我可得罪不起”。

“三花”今年4岁,这只爱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的大鹅,有可能活过30岁。如今,“三花”与王姐同一天过生日,为它戴上生日小皇冠的那一刻,王姐祈祷:“三花”能健康长寿,陪她走过四季流转,让她感受这被偏爱、被护佑的温情。



# 此鹅非彼鹅

□ 梅莉(上海,白领)

曾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路遇一种长黑脖子、麻灰毛皮、黑色鸭蹼的动物,津津有味地吃着草,完全不惧怕人类。这家伙长得似鸭亦似鹅,因为小时候被外婆家的鹅追赶着吓哭过,我看到这家伙略感害怕。后来上网查了下,知道了它就是加拿大鹅。

没错,朋友们是不是也想起来,有个叫“加拿大鹅”的牌子,简称大鹅?大鹅属加拿大的高端羽绒服品牌,穿大鹅也是有钱人的象征,据说在欧洲遭抢的概率都要高出许多。

加拿大鹅确实与我们平时看的大

白鹅长相不同。就这样,我在查尔斯河的小径上,第一次结识了加拿大鹅。后来,在纽约自由岛上拍自由女神雕像时,我又看到了成群结队的加拿大鹅,它们还是心无旁骛地吃着草。这次,我见怪不怪,悄悄地跟它们打招呼:嘿,大鹅,你好,咱们又见面啦。

我在拍照,拍着拍着,忽听背后“呼啦”一声响。回头一看,那些胖墩墩的鹅,竟然全都飞起来了,而且飞向了天空!于是,我又惊住了,这是加拿大鹅吗?鹅能飞吗,还飞得那么高?感觉不太对,记忆中的大白鹅顶多张

开翅膀飞奔,还没见它们真正飞起来过,最多算扑腾或滑翔。

然后,又上网搜,原来加拿大鹅真的会飞。它们最高能飞到9千米的高空,一次可飞行数千公里,所以,它们又名加拿大雁。鹅和雁在英文单词里都是goose。并且,加拿大鹅还是游泳和潜水高手。鹅也不可貌相。

难怪古人说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我不出一趟远门,至今都不知道此鹅非彼鹅。井底之蛙说的就是我。

